

CC/Z

资料选译



第 1 辑

长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章 民族的发展

长春的民族属于北方民族，系沿松花江逐水草而居，逐渐繁衍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民族均在沿海沿河有舟楫之便处繁衍、发展，这是自然趋势。中国中部的民族在黄河沿岸繁衍；南方民族在长江沿岸生息；北方民族亦同样在鸭绿江沿岸生存、繁衍，逐渐顺松花江而下，从黑龙江扩展至沿海州一带，开垦、占据广袤地带而发展壮大。此北方民族，随地域及时代而名称不同，上古称为肃慎，后改称为扶余、匈奴、单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最后又称女真、契丹、辽、金、元、清。朝鲜有一伴跋民族，也属北方民族，系由肃慎族演变而来。

肃慎最早见于史册的时间，满洲源流考有虞舜25年息慎献弓矢之记载。息慎亦称稷慎，息与稷均为肃音之转化，均指肃慎国而言，在史记郑元注中已有明记。据晋书所载，肃慎在不咸山（长白山）之北，东临大海，西接壤寇涨汗国，北达弱水，其领土广袤数千里云。据此推断，肃慎国包括自朝鲜国境至沿海州一带，及自俄属烟秋至三姓，土地甚为广阔，负山环海，地大物博而民风淳朴。故历经虞夏殷周至秦汉魏晋二千余年，称霸于北方，为渤海国奠基，略具国家的雏形，就向蒙古方面发展，这是因为该民族优秀非凡且强悍勇敢所致，否则不会有如此急剧的发展。据宋朝刘忠恕称，有谓金之姓为朱里真者，盖北音读肃如须，与须朱同韵。再与里真并呼，则近慎音，此皆属肃慎之转音，但不明者遂以此为姓云。由是可知，后世兴起的金国，实际仍为肃慎。又在源流考卷首，有乾隆帝的谕旨称：金之前出自靺鞨部古肃慎之地，我朝肇兴之时改称珠申为满

* 单于系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此处误为民族名称。

珠，因沿用汉字，遂讹传为满洲。其实，古之肃慎转音为珠申，现世人称满洲，实为满珠之误，肃慎即珠申，惜多有对此不明者。

肃慎与日本开始交往之事，据记载人皇26代继体天皇之7年夏6月，百济呈奏曰：“伴跋国略夺臣国已汶之地，伏请恩制，令其归还本属。”同年冬11月，伴跋国派遣戡文献纳珍宝，向日本乞求已汶之地，但未得允诺。伴跋即肃慎，受高丽利诱而侵犯百济，并多年压制该国。此即肃慎来朝日本的开始。但在此以前，日本与伴跋曾有多次军事接触，神功皇后即曾多次出征。该皇后第二出征军骁将荒田别通过秋风岭时曾屠杀南蛮，此南蛮即伴跋。此后伴跋更加强暴，从咸镜道方面纵断江原道，侵犯蚕食百济，事态严重，百济多次恳请日本出兵。人皇36代孝德天皇大化六年，派阿部比罗夫率水师200艇，从虾夷方面对肃慎进行征讨，曾到达图们江地区。其目的在于作为百济救援军，威胁敌人的背后。后于齐明天皇4年，百济监国名将阿昙比罗夫也曾率大军远征肃慎。由此可知肃慎作为北方之霸，是如何顾忌日本。

— 以上均为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有关肃慎的事实，即或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也可看出肃慎唆使日本北方的虾夷族抗拒日本的情况。如日本桓武天皇15年，派遣坂上田村麻吕征讨东夷（东夷即虾夷），虾夷背后有唆使者一事在古史有数处记载。此唆使者即为肃慎。由此可知肃慎经常往来于桦太与沿海州之间。因此，日本古代经常对此强悍而冥顽的反复无常的虾夷进行征讨。征服彼等决非庸碌之辈所能胜任，以武勇著称的日本武尊，亦仅能将彼等赶至武藏上野附近。以后，阿部比罗夫又将彼等驱逐至奥羽边境，坂上田村麻吕又越过边境对虾夷进行彻底摧毁。虾夷即现在北海道的艾依奴民族。艾依奴民族现在已顺服，但在古代却非常强悍好斗，颇难对付。至源赖朝时代，他们仍习性不改，赖朝遂任征夷大将军，征夷即征讨虾夷，由此可见虾夷是如何强悍。以后的日本幕府也沿用征夷大将军职称直至德川幕府时代，盖情性使然。艾依奴本系移居之民，彼等来自沿海州，经桦太、北海道而逐渐南移，最后竟占据京都附近。其初期

的强悍，酷似肃慎民族的性格。艾依奴与天孙民族（指日本大和民族——译者）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当时的关键大事。艾依奴终被制服，现仅能在北海道苟延残喘。

另在朝鲜地方，肃慎民族也大肆蹂躏咸镜、江原两道。当其更名为女真族之后，更占领现今之城津地方，并曾在此筑城。现在当地仍遗有女真文字的石碑，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其后，朝鲜将女真族驱逐出境，但仍恐其复来侵犯，乃于图们江修筑一长长的边城，战战兢兢不敢稍懈于警备之事。现仍残存的稳城、会宁城、钟城、富宁城，都能显示当时的惊慌状态。此与秦始皇恐惧匈奴而修筑万里长城如出一辙。

北方民族进入蒙古地区，威胁中部汉人一事，可见诸孟子一书。书中称殷之汤王欲出兵南方，但又有北狄之虑。此北狄即北方民族，可见当时已受到中国中部的重视。至周宣王时又令尹吉甫征讨北方的玁狁，玁狁即北方民族。周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之下，此犬戎亦北方民族。周平王因戎狄逼近西都，不能平定，遂迁都至东方的洛邑。以上史实足可证明北方民族具有何等威力。秦始皇英武盖世，统一天下，自称目空一切敌人，德兼三皇五帝，但对北胡仍深引为患，恐遗患子孙，遂遣猛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众征讨北方匈奴。但出师不利，经深思熟虑之后，为永远阻挡北方匈奴的入侵，遂筑起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连绵不断的万里长城，一时使北方民族愕然，惊叹秦始皇的勇武。但斗转星移，北人又继续南侵。至汉高祖时，匈奴大举南进，围高祖于白登城。高祖困窘无计，不得已纳厚币，出微辞，允许和亲。

此后，匈奴日益强盛，屡犯南朝，如汉景帝、文帝等聪明的君主也束手无策，只有甘言和亲。时至汉武帝，匈奴仍南侵不止，武帝勃然大怒，决心以威武镇四方，雪祖先积年之耻，乃命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智勇双全的名将征讨匈奴。前后数次，历经三十余年，虽李陵、苏武等名将被俘，仍不屈不挠，继续奋斗，终于捣毁匈奴巢穴，踏平其汉南的王廷，割地、设郡县、筑受降城，并继续驱逐匈

奴于数百里之外，占领大宛地方。由是遂开辟了通往波斯及印度的交通要道。此时的匈奴，则暂避武帝之威，大部分西越乌拉岭进入俄境，驱逐俄人而占居其地。受意外侵袭的俄人，狼狈不知所措，举家奔向西方的德、奥或窜逃至北方的芬兰、瑞典。在大混乱中，德、奥等居民也西逃法兰西，转住意大利；法、意居民更西奔西班牙、葡萄牙。武帝与匈奴之战，竟导至欧洲全土的大动乱、大迁移。当时西欧人民、甚至历史学家也不明这个动乱的真相。上述经过盖发生于纪元前120年，直至纪元后1630年，荷兰、法国、葡萄牙等国人来至东洋，研究中国历史之后，才知道欧洲大迁移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南北民族的斗争及其结果北方民族的西奔。即匈奴之西奔夺取了俄国，使欧洲大陆陷于大转移、大混乱之中、其威力之大，影响之深，实令人惊叹不已。今日的俄国人，其祖先多来自匈奴，今日俄国尚有略具黄色的人种这一点，就是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仍称俄国纸币为羌帖，羌即匈奴中的一个种族，所以也许羌族西奔进入俄国。以后，残存于蒙古的匈奴逐渐繁衍发展，从后汉末年至魏晋时代，匈奴中群雄并起，或称帝，或称王，齐向南方中原压来。至晋代，匈奴中的鲜卑、羯、氐、羌诸部落遂占优势。匈奴有刘氏，鲜卑有慕容氏及拓跋氏，羯有石氏，氐有符氏及李氏，羌有姚氏，各自招兵买马，扩展领域。特别是拓跋氏，其鼎盛时的领域，东由长春达朝鲜国境，西越伊犁、新疆达土耳其斯坦，南至阴山，北则包容沙漠，拥有所属军民数十万人之众，长淮以北已无晋土，南方朝廷有如风中之烛，气息奄奄。晋怀帝未待拓跋氏来犯，即成为氐之李雄的俘虏，继而愍帝也被囚，至此西晋遂亡，仅有琅琊王睿称东晋而改都于建业，司马氏的晋朝至此只能苟延残喘。此后，北方为拓跋氏统一，国号改为元魏，与南方的宋、齐、梁、陈、隋五代相对峙。于是中国遂分而为二。此间，北方相继出现贤君、英主，致力于民力的休养，风俗的改正，知识的启发等。尤以孝文帝更为英明，兴办大学，培育人材，迁都洛阳，尽去惰风恶俗，禁止胡风胡语，行均田户籍之法，制祭祀、养老、籍田之礼，

文化制度粲然一新，泽被满蒙原野。与此相反，南方朝廷则多昏君、劣主，社稷颠覆层出不穷。两相对比，孰为文明、进步，孰为野蛮、落后，已不言自喻。试举南方之昏君二三为例：居丧而不守礼，唯以游戏为能事者有废帝荣阳王；曳打父辈于殿内，不解人道者有废帝子业；骄淫成性，嗜杀成癖者有废帝昱；淫乱狂暴，极赞宠妃“步步生莲花”者为东昏侯。他们实已昏愚之极，因而二、三代即社稷易鼎。因此，可谓中国文明已移向北方。北方民族后来统一全中国，其中有的从中央亚细亚进入西欧，有的战马踏上了非洲之北部。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因北方民族富于勇敢进取的精神，且其文明知识、统一气度也均远驾于南方民族之上。

北朝之元魏，其极盛时期曾持续达二百年之久，南朝之汉人等不敢稍有触动。但分东西两魏之后，其势力分散，不得已暂被隋朝吞并。唐之末叶到五代又显露头角，改国号为契丹，在渤海国的旧都——宁古塔设置长春州，以此为根据地，矛头指向西方，据今之山西省，威慑南朝汉人天下。至五代中的后唐末帝从珂，其臣下有石敬瑭者，暗中欲借契丹之力颠覆后唐社稷，将其意告知契丹王阿保机之子德光，德光立即率兵五万之众，一战而灭后唐，扶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契丹割取幽州等16州作为酬谢。因此，后晋高祖皇帝几乎听命于契丹，无异于契丹之属国。高祖之子出帝即位后，耻于臣事契丹，契丹遂大举入侵，出帝屡败不屈，坚持抗敌，但后晋终亡，出帝被俘，被押送北方。

五代逐次灭亡，宋太祖赵匡胤崛起，与其弟太宗统一了四分五裂之中国全境，即为皇帝，虽被认为开始出现太平盛世之曙光，但对契丹仍无计可施，契丹始终未停南犯，威逼宋朝天下。深谋远虑之太宗，深知不可等闲视之，曾率军亲征契丹，但出师不利而班师回朝，另派曹彬北伐，歧沟关一战又大败，遂使契丹产生轻侮之心，侵犯愈频。至真宗时，大举来袭澶渊，势如破竹，真宗知无计取胜，遂派使节赠绢20万尺，银10万两，南朝为兄北朝称弟而讲和，盘踞于西方夏州之北方民族拓跋氏，以前在唐朝时，曾被怀柔

赐姓为李，宋太宗时仿此故技又赐拓跋氏姓赵。但拓跋氏却因此认为南朝好对付，至仁宗之时，赵元昊攻侵回鹘，蚕食河西之地，遂占夏州等18州，自称大夏皇帝，知仁宗厌战，乃遣使求和，称仁宗为父而不称臣，每岁领受银、绢、茶、綵25.5万。拓跋氏与契丹共同从经济方面使宋室陷于窘困的地步。

英宗时起，契丹更国号为大辽，徽宗时，辽主天祚昏庸无能，国势日衰。因为北方民族女真的阿骨打兴于宁古塔，筑居城于石碑岭高原至长春一带，并西进灭辽，威逼宋朝，使每岁纳绢30万、银20万、纸绢100万，即皇帝位，改国号为金。以后，因宋收纳金之降将，甚为愤怒，派兵攻陷宋之燕山、太原，长驱直入，近逼汴京。徽宗狼狈让位钦宗，慌忙以宰相亲王为人质，诏令割地中山、河间、太原、三镇等地20余郡，更赠金币数十万，金兵始退。金朝皇帝深知宋朝柔弱可欺，遂萌灭宋之心，又大举进犯汴京，俘徽宗太上皇、钦宗皇帝、皇后、太子、亲王、帝妃、皇族等三千余人，并将城中子女、金帛、宝物、军械、图书、百物不分公私搜括一空，然后撤退，北宋遂亡。钦宗弟唐王赵构，迁都于南方的临安，即帝位称南宋。但北方的威势日益南进，南宋高宗终于甘心迎接金朝所派之江南诏谕使，并且甘心受金朝之册立，更甘心受命称臣于金，以换得河南、陕西两地，并赎得韦太后与徽宗太上皇之棺柩。此等屈辱行为，南朝皇帝尚可称为天子？南朝尚可谓汉民族之天下？此时，南方民族霸权已丧失，恰如被北方民族完全合并。且金之世宗皇帝甚为贤明仁恕，有小尧舜之美名，崇尚俭朴，奖励学术，专心民治，选贤任能，国富民强，文明的光辉充满蒙大地。南方民族不知北方民族早已将南方的文化精华消化吸收，化为已有，动辄以夷狄贬视之，此实南方民族的失策！宋学者苏老泉所著“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曰：“王者不治夷狄。何者？夷狄者禽兽也，欲治之则却大乱，治之以不治，则天下所以大治也。”苏子玩弄此种词句而自得；当时之学者、识者对此也赞赏欢呼不已。这真是不知己不知彼的典型。因此，宋国渐渐衰落，最后不得不被视为夷狄者所取代。

北方民族之中有铁木真者，虽为蒙古一小部落之酋长，但英勇善战，胸怀大志。并吞附近的各部落，势力逐渐扩大。至宋宁宗时，铁木真会集蒙古各地的王公、大臣于斡难河发源地，即皇帝位，称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元朝逐步蚕食金之领地，越长城攻克燕京，矛头又转向西方，平定了从天山内外到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波斯一带，侵入俄国。在广大地域内横行无阻，所到之处，灭亡之国数十，攻陷之都城数万，但仍雄心不已，自俄国班师回朝后，又平中国本土的西北，灭夏国，途中患病，死于六盘山。此时，其版图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在世界范围内可与之相比者仅有亚历山大王之领土及奥古斯都皇帝之属地而已。元太宗嗣位后与宋朝相约，夹攻金国而灭之。盘据于北方之蒙古，就这样成为封豕长蛇，其势力之强大，即或不去伐宋，宋亦畏缩不敢前。当元世祖令左丞相伯颜率兵20万沿江而下时，所向无敌，至州则州陷，至县则县平，宋的力量如以火煎油，日削月小，最后宋都临安被攻破，孝恭懿圣皇帝、理宗之后谢氏、度宗之后全氏均被俘虏，端宗、广王又相继战死，元遂灭南宋而统一中国。

伟大的北方民族终于长驱直入，席卷到云南、广东。南方民族饮恨卧薪尝胆，千方百计乘隙而复兴。元顺帝时，朝政稍有松弛，南方民族便抓住时机蜂拥而起，尤以淮右之朱元璋日益得势，近逼元都燕京，顺帝乃率皇后、妃、太子等逃奔长城之外，迁至上都，元朝至此已覆灭。取代元朝的朱元璋，改国号为明朝，立即即位，但其京城仍设于南方金陵，不向北方靠拢，大有避忌北方民族威力之意。至明成祖时迁都于燕京，称燕京为北京顺天府，金陵为南京顺天府，太祖开创的基业进一步向北发展，实际上是因为成祖原系燕王隶，封地是燕京，故迁都燕京，另外，与南京相联系，极尽全力加强北方的防御。

元顺帝出奔之后不久，有元世祖后裔帖木儿者，起兵于西土耳其斯坦，立志恢复祖先伟业，不用说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就是波斯、印度也被降服，更西征至小亚细亚，踏平奥特（托）曼（亦

称奥斯曼)帝国土耳其,越过苏伊士地峡进攻非洲,与埃及王巴耶塞特会战于安格拉平原。在很短时间内杀埃及士兵30万,生擒巴耶塞特,准备转而侵犯中国,可惜中途病逝。其后,帖木儿之后裔巴卑尔又崛起于鞑靼地区,率大兵攻入印度,吞并整个印度半岛,以德里为首都,建立莫卧儿帝国。北方民族的伟业竟在南方印度大放光彩。

元顺帝出奔后,在沙漠之地建立朝廷,企图复兴,屡犯明朝之北界,几乎使明太祖穷于应付。成祖时,因蒙古的阿鲁台将明之使者杀害,乃亲征至斡难河。后因传闻蒙古之马哈木拥大军于饮马河,有南进之意,成祖又亲征至忽兰忽失温。但未能取得顺利进展,阿鲁台反而日益强盛,常常出没于边境,明军颇为所困扰,遂不得不进军于杀胡原。仁宗在位之时,也因蒙古来袭,不得不御驾亲征。英宗之时,蒙古瓦剌的也先,杀阿鲁台,吞并各部落而强大起来,遂大举来犯,大败明军于大同,塞外各城堡均被攻陷,无一幸存。战败的消息频繁刺激明朝,英宗乃率大军50万亲征塞外,无耐粮饷接续不上,时有死亡。在此狼狈之际,也先便佯装退却,待明军深入,合击于土木,杀伤无数,王振、张辅、邝野、曹鼐、张益等明朝数百名战将均喋血沙场,英宗皇帝亦被俘,军械辎重等被敌所获。英宗之弟景帝即位,怕蒙古南袭而有意南迁,但于谦力主固守北京,勤王之士逐渐从四方来集,订和议,迎英宗回京。此后又有小王子者兴起于蒙古,继也先之后,势力亦颇强大,于英宗复位后之第四年,侵略代、朔、忻诸州;于宪宗时,蹂躏延绥地方;于孝宗时,小王子自称大元大可汗,又入侵塞内;世宗在位期间,北人入侵更加严重。小王子年老之后,稍厌兵事,住地东迁,蛰居于吉林一带。但其族中有吉囊及俺答二人,强悍喜兵,据延绥之地而为各部落之长,连年蚕食明朝领土,南部民族深受其苦。以后吉囊死去,俺答益加强盛,多次大败明军。穆宗无策拒敌,遂封其为顺义王,以取得此人欢心,实为姑息之计。

时至神宗,有北部女真族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者,崛起于朝鲜

国境长白山麓，蚕食四方，占领吉林、黑龙江、奉天一带，迁都于辽阳，后奠都于奉天，称太祖皇帝。太宗皇太极嗣位之后，改国号为大清。东伐朝鲜，降李王，西席卷蒙古，渐逼近北京。至世祖福临时，明流寇李自成攻陷北京，杀明毅宗。世祖遣兵入关，扶助明之遗臣吴三桂讨灭李自成，遂取代明朝而定天下，迁都于北京。但此时明朝尚有皇族福王、唐王、永明王，在许多忠臣、旧臣拥戴之下，据福州一带图谋复兴。世祖遣精兵南下，俘福王，斩唐王，永明王自云南逃入缅甸，清兵追至缅甸又将永明王捕获。至此海内统一，成为北方民族的天下。于是世祖的政策一扫野蛮落后，极为文明开化。尊学术，在宫中建学斋，常读书至深夜，自著《资政要览》一书，并且亲临大学，对先师孔子行祭奠之礼；遣使祭祀明殉难诸臣，有的并赐予谥号。继位的圣祖更向四海传播文教，命儒臣编纂书史，康熙61年间完成的大清会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明史、康熙字典等巨著，对后世学者裨益甚大。高祖亦继其志，奖励文学，博览经书，从中纠误辨正，遂有考证学的出现。汉、唐、宋、元、明诸时代的学者，各执一说，使后世无所适从，此等将众说不足之处进行归纳使之归于一说的作用，可谓空前绝后。如当时名儒硕学沈德潜所著之四库全书提要，其涉猎书籍之广泛实堪惊叹，完全可称为“中国4000年的万有文库”。后学之士因此避免涉猎群书、搜索各说之苦，其恩德决不能忘却。而且不仅学术方面发达，在康熙、乾隆前后时代，清朝国力强大，威及四方，从全蒙古开始，新疆、西藏皆俯首听命；安南、缅甸亦在清约束之下。北方民族具备何等伟大的人格，能如此大展鸿图，实吾人梦想之所不及！

第二章 民族的分散

繁衍生息于松花江沿岸的北方民族，向北发展，向西扩展，终于统一中国全境，进入印度者建立了莫戈尔王朝，进入俄罗斯者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祖先，其势轰轰然如旭日东升，堪称为震撼全世界的伟大民族。但如果问起其是否至今仍存在于北方时，则这个民族早已迁移分散于中国各地，在当地几乎不复存在了。当清世祖统一中国，迁都于北京时，此民族也大举迁移于北京，后又分派于伊犁、新疆、四川、云南、上海等各重要地区，使之负警备、镇压之责，以此为图清朝永存之大计。世祖为如何使对全中国的统治相传万代、清朝社稷永世长存，曾煞费苦心，如果把与其先祖共同崛起于东三省，如先祖的股肱和手足的北方民族弃置不顾，实有所不忍。不如率领他们同赴王都北京，使他们具有旗人应有的镇护的威力，既是对他们的恩义，又在保护清朝宗庙上增加很大力量，于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转移他处。满洲，则成为山野空旷，严寒不毛的荒土。但亦虑及如人烟绝迹，必呈空虚，其他异族势必从外地侵入，祖宗发祥的圣地有被外人染指之虞。遂下令禁止其他民族进入满洲，仅于周围要害之处，分置少数旗人担当防守警备之任。此种政策对清廷利弊如何，以后清朝覆灭时始见分晓。昔日元朝没落之际，元顺帝逃奔蒙古，在沙漠之地又建王朝，仍能继续保持其北方势力。而当清廷遭革命之乱时，则无处可逃，其根据地满洲，北方民族只影皆无，昔之故土，今已他乡。不能凭借之为落足之处，遂不得已而逃奔热河，仅靠少数旗人伙伴苟延残喘。至于使满洲空虚之事，究竟能坚持多久，这在当时早已是尽人皆知的。当时清廷曾严令除旗人外，不得私有或买卖满洲的土地，但曾几何时，异民族的移居已不可避免。朝鲜民族由鸭绿江及图们侵入，南方汉人则通过辽东半岛

到来，逐渐开垦荒地，最后几成为其私有的土地。清廷虽曾因此破坏封禁制度而拘禁或驱逐，但彼等神出鬼没，终于防不胜防，且亦有旗人雇佣汉人而垦荒或种田者。以后，清廷也认为旗人中的武士，舍刀剑而执锄镐，实为可怜，遂送来关内的犯人，令其开垦、种植。如此犯禁而流入满洲者络绎不绝。可怜的圣地，乃被异民族所占领。此事公开得到清廷许可是在清仁宗(嘉庆)之时，当时的吉林将军富俊向清廷建议：为防止北方的俄国入侵，应鼓励移民，建立屯田兵制度。清廷也认识到使满洲平原荒芜为不毛之地，乃失利失策之举，遂解禁令，鼓励一般居民移居。于是各地移民有如潮涌、雪崩，其中以来自山东、山西、直隶的移民最多，尤其山西省尚有资本流入。移民首先从长春开始，逐渐波及各地，伴随户数的增加，各地不断出现新城市、新部落。目前仅吉林省，移民数已达五百万人。故目前的满洲，几乎均为南部汉人的移居者，北方民族已寥寥无几，彼等已七零八散，在全国各地流离颠沛，几近消灭。回顾往昔，实深痛惜感叹之至！

第三章 长春的诞生

使满洲荒无人烟的清廷政策，未能持续下去。得知该处有无人管辖的广阔土地时，谁都希望前来定居。南部汉人甘犯禁令而暗渡。其首先集中的地方，即松花江沿岸有水利之处。辽河方面，浑河地方亦有舟楫之便，虽亦有移居者，但这些地方距山海关较近，为躲避清朝的耳目，乃多奔赴更北的松花江沿岸。故首先开垦松花江沿岸的吉林，其次为松花江支流、伊通河沿岸的长春。当时的长春地点较现在稍北，距松花江沿岸较近。清仁宗（嘉庆）解禁之后，由于任何人都可移居，山东直隶等移民则接踵而来，因而形成长春堡部落，仁宗在此地置理事通判，名谓长春厅，处理行政及司法事务，此即长春的起源。宣宗（道光）时将长春厅迁至现址，挖城壕，筑城墙，成为守备坚固的城廓。此城设东、西、南、北四门，并在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又各开一门，另外尚有马号门，故此城共有九门，不规整，城内略呈九角形。东门至西门的距离为30町（每町约为109米），南门至北门为18町。南北门间直通的大路称为大街，以此为中心，东西横通的大路共有四条，名谓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此外还有许多死胡同，这就是长春城内的设计概况。此后至光绪帝时，将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在农安增设分防照磨。不久又取消抚民通判，将长春厅升格为长春府，设知府；将农安之照磨移至靠山屯，将农安升为县，设知县。光绪末年，在长春又设兵备道台，最初称其为西路兵备道，后又改称西南路兵备道，设道尹监督知府，中国官衙又增加一名重要官员。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将府改为县，废知府，称知事，直至今日。

明治38年（1905年）日俄媾和结果，缔结了与中、日、俄三国

有关的北京条约，长春等15个重要地方开放。因此，距长春城北门外十五町远的地方即头道沟，出现一新市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州铁路股份公司亦简称满铁）的附属地。此附属地位于南满铁路的最北端，为日、中、俄三国接触、交涉的要地，乃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故当时选在何处成为问题。满铁嘱托佐藤安之助、镰田弥助等，陆军少将守田利远，当时任长春大和旅馆主任的藤井十四三（因其人精通俄语）等人均来至长春，从事地址选定工作。彼等均装扮为商人，并对外宣称为三井分店的店员，东奔西走，由明治40年3月18日至同年8月末，地理踏查结束，认为头道沟最为适当。此地面积为1503448.7坪（1坪等于3.36平方米，10合为1坪——译注。）地价为330875.74日元（日元一元等于一百钱——译注）。此款支付与中国人的土地所有者。但长春一带的土地，历来为蒙古王郭尔罗斯前旗的游牧地，所以对该蒙古王也支付了一定数目的款项。因此，蒙古不再来附属地征税。附属地较城内更为安全。城内有蒙租征收局，蒙古官员每年均来此收税。因头道沟位于俄属宽城子车站与长春城之间，几乎将此两处隔断，所以宽城子因与城内联络断绝而逐渐衰落，现该处已消逝在荒草废墟之中。反之，附属地则日益繁荣昌盛。盖因附属地插入两者之间。此点正是土地收买者的苦心所在，令人不胜感激。

对煞费心机得到的附属地，首先着手建造火车站，命名为长春站。火车的运行开始于明治40年（1907）12月1日。其次，必须进行道路设计及街区计划，为此，作为满铁经理主任的田边敏行氏，作为土木主任的加藤与之吉氏，作为建设事务所长的鹤见镇氏来长。田边、加藤二氏专门从事市区的设计，设计出了现在的新市街。其设计的构思，先以站前的大广场为基点，向南开辟一笔直的大路，称为长春大街，以此为中心，左右又建筑平行道路数条，在东者名东一条街、东二条街，依次共八条街；在西者名西一条街、西二条街，依次共四条街。还修横街数条，设计成所谓棋盘状。为使交通更为方便，纵横又筑斜街四条：由大广场通往旧市街北门外

的斜街名为东斜街；由大广场直通守备队的斜街名为西斜街；由东广场直通南广场并达西公园东南端的斜街名为农安街；由附属地西北端通过西广场、即水塔所在地，达西公园东端的斜街名为怀德街。其他街区未定街名，仅依次名为一区、二区等共划分数十区，各区下只分番地（号数）。共有公园两处，称为东公园及西公园，但东公园设置于市街中心繁华之处，颇有碍街区之格局，令人有豁牙露齿之感，因而有人建议将此公园废除。遂于大正9年（1920年）将此地出租，在此建筑了公会堂（艺术剧场）、长春座（剧场）、正金银行支行等。以后则专心致力于西公园，正在增加重要设施。但一般街、区无名称，成为非难的目标。于大正10年将长春大街更名为中央通（斯大林大街）；一条街、二条街等更名为一条通、二条通等；斜街之东斜街更名为日本桥通，（胜利大街）西斜街为敷岛通（汉口大街），农安街为大和通（南京大街）；怀德街为八岛通（北京大街）。中央通以东的横街则命名为日出町（长白路）、富士町（黑水路）、三笠町（黄河路）、吉野町（长江路）、祝町（珠江路）、宝町（天津路）、浪速町（芷江路）、弥生町（青岛路）、曙町（吴松路）、入船町（宁波路）、梅枝町（厦门路）、永乐町（广州路）、志松町（香港路）；中央通以西的横街则命名为和泉町（辽宁路）、露月町（丹东路）、羽衣町（杭州路）、锦町（四平路）、蓬莱町（浙江路）、平安町（松江路）、常盘町（龙江路）、千岛町（嫩江路）。铁道北，即车站后的大路名为北中央通，自此以东之平行线共10条，依次称为北一条通、北二条通等，其横街则有住吉町（铁北一路）、尾上町（铁北三路）、春日町（铁北四路）。当然各町又分为数丁（段或小街）及号数。以上即为附属地设计图的概况。

第四章 附属地的发展

长春附属地原本为头道沟一荒村，当收买此地之时，仅有中国民房东西散在，其总数不过十几户。目前的公会堂后院曾有两三棵大树，树下有中国民房两三家，房舍较宽敞，乃租此处设置警务署，以后又设置邮局，以期警备及通信方面的方便。当市区规划设计完成之后，因在现在的中央通新建了警务署及邮局，遂将警务署及邮局迁去，在旧址设置警官派出所及邮政事务所，现在该处仍设有东派出所及东事务所，作为过去历史的见证。在铁路专用线的路旁即现在的日出町（长白路）三丁目附近，也有几棵大树，散在有中国民房两三家。日本人首先移居于此处，以后加藤洋行在此处修建出租房屋，日本人又均迁居至此。现在的日本桥通（大街）的旗亭、浪花亭（均为日本饮食店名）的前庭亦有大树林，附近一带为坟地及耕地，常有野兔出没，日人多在此大树林附近猎兔。西公园处亦有两三处防风林，亦曾有中国民房散在，但一部分被拆迁，一部分作为农事试验场的办公室，现仍被保留。此处树林均为白杨大树，夏季枝叶茂盛，多在此树下纳凉休憩，顿使西公园平添风致。

总之，头道沟为一荒凉不毛之地或间有耕地，常有土匪横行。市区设计工作人员在现地测量中，曾有时听到枪声而惊慌逃窜。回忆此等珍闻，颇令人不胜沧桑之感。当时之日人无居住之处，均往城内租借中国民房而仓卒开设店铺。当时的繁华地点是西三道街。此皆因在头道沟开辟之前，满铁之终点站为孟家屯，与长春城内之联系均必经西门而出西三道街之故。凡日人来长者均去西三道街，因而出现与中国人混居的日人街。长春领事馆、满铁医院分院、日本侨民会均设置在西三道街。正金银行亦因汇兑交易关系早已瞩目于长春城内，也在三道街附近的大街择地新建事务所，其主任为工藤

金三郎氏。日人中最先来长者为常藤藤吉氏，他经常身着中国服装并蓄发辫而出入城内。相继来长者有箱田琢磨、柏原孝久、小岛文六、堀静马、出岛定一、岛名福十郎、高桥庄之助、港守摩、木原干悟、中村吉左卫门、木村藤吉、藤田与市郎、西村清兵卫、今井虎吉、田中繁次郎、土井直五郎、村冈久吉、竹野勇次郎等。柏原氏挂出东亚通信社招牌，常发表抨击时事之言论。今井氏经营叫作宽城旅馆的旅店兼饭店，地址在西四道街。此旅馆为有名的宽城子事件交接委员下塌之处，宽城旅馆之名乃交接委员中村少将所赐。此后宽城旅馆迁至附属地日本桥通（胜利大街），大正四年毁于火灾，此历史之纪念物化为乌有，实堪惋惜。当附属地建成、长春站通车之后，与附属地之交通联络移至北门，因此，日人争先恐后迁至北门外，北门外取代西三道街而成为繁华的中心。

北门外虽然发展了，但附属地却因何不发展？原因乃是当时的建筑规定非常烦琐、严格。当时来长之日人，很少有腰缠万贯、资金雄厚者，多数不能按建筑规定建造合乎规定的房屋。所以附属地的设计规划虽已完成，但日人无人能按规划施工建设，满铁当政者亦甚感困难。最后遂允许在现在的富士町（黑水路）二丁目及三丁目可以建造临时性建筑物，但条件是必须在下一年的解冻期改建为合乎规定之建筑。因此日人又争相奔走建房，转瞬之间新造之房栉比鳞次，出现一孟家屯町，亦名为饭馆街。此乃因当时首先来此造房者多来自孟家屯，又多为经营饭馆者。但此种新建房屋多为粗制滥造。满铁土地科职员松山正太郎氏到名为因州馆的饭铺进行房屋安全检查时，竟发生地板断折而坠入地下室的奇闻。以后解冻期临近，当局发出命令，要求按约定进行改建，但无一人按命令改建，盖一旦建成，就是胜利，不能从外部将其拆毁。其中，饭馆街竟有一人，佯称改建房屋，在临街之处修建一高高凯旋门式建筑，外表似乎很壮观，室内依然低矮如故，但愿能以此应付当局之检查。检查员果真让步了，在笑声中检查通过，于是群起效仿，建起凯旋门式通过检查，于是高奏凯歌。但建造劣等房屋从他们开始，越发严重，